

壹、前言

課程、教學、學習與教育空間規劃，將是為臺灣創造21世紀新建築的本質議題和核心價值（湯志民，2014）。呼應現今課堂改革動向，除傳統以授課方式為主的教室轉變為以學習為中心的空間，佐藤學（黃郁倫譯，2014）提出以空間的重組概念，透過空間重組能達成一般教室看不到的寧靜與專注，教師與學生在自然交流下形成相互學習的關係。面臨多元且具挑戰的時代，學習場域改變，學習管道多元，在學習層面中更是從個人學習逐步擴展至團隊共同學習成長，學習演變成21世紀以學生為中心的模式。教師專業社群的發展是教育改革現場中的趨勢，更是近年來的趨勢與學校評鑑的新興項目，如何讓教師能透過社群互動凝聚情感、勇於嘗試教學創新發想、學習交流分享與促進教師專業對話，進而促進學生學習成效，更是本研究背景脈絡中所欲探究之處。

誠如英國首相Churchill曾提到的，我們先形塑我們的建築，爾後他們將形塑我們（We shape our buildings, and thereafter they shape us.）。學校建築對於中央或是地方政府而言，仍然是一個重要政策議題（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1a）。Matthew與John（2014）研究指出，改善教師工作環境同樣也可以提升工作效能，但是，改善學校空間或是營造良好學習情境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表現之實徵性研究仍然相當有限，特別是校長領導行為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實徵性研究更是罕見。臺灣針對學生學習表現的研究，分析調查資料來源主要為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Beyond），主要變項則為家庭背景與學習態度。

綜觀目前教育政策推動，校長如何在面臨校園空間場域改變之際，結合教師社群運作，共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實乃相當重要之議題。當教師站在自己的生活世界，想要伸長脖子去理解住在另一個生活世界的孩子時，教師就必須是一個「清明智性的實踐者」，也必須是一個「柔軟感性的理解者」（陳美如與郭昭佑，2003）。在促進組織學習的過程中，專業社群學習比個人學習更加重要，團隊學習的成效更是受到社群互動的影響（Senge, 1990）。Barley與Beesley（2007）針對連續三年學校處於高需求、高匱乏環境下，學生仍能在數學與閱讀上有高成就表現的學校進行研究，發現偏鄉學校成功關鍵因素多為教師對學生高度期待（high expectations for

students)、結構性的學習支持 (structural supports for learning)、善用學生數據資料 (use of student data) 以及一致性的課程教學與評量 (alignment of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當我們更加體認教師在教育現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校長如何善用領導策略，進行有意義的教師社群分享與合作策略，以貼近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需求，積極為學生規劃研習學習活動與課程規劃，亦是重要促成因子。

校長空間領導應是環境營造、空間形塑與帶領課程教學，然而，很多研究的探討主軸往往放在學校資源與利用價值，卻很少討論行政人員如何計劃與利用學校設施設備 (Hubler, 1997)。以往傳統的政策研究關注在教室層面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 (如課程、教師品質)，但只有環境層面還不夠，國家關注焦點目前轉向更深一層的議題，即校長能為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做些什麼 (Nettles & Herrington, 2007)。因此，若要完整理解其關係以及分析角度，應檢視影響其關係的中介機制，探討校長空間領導行為，能否藉由教師社群運作的中介機制，進而對學生學習成效有所影響。

綜合前述討論，本研究主要目的乃在探討當前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師社群運作及學生學習成效現況，並進一步建構教師社群運作做為中介影響效果的結構方程模式是否成立。研究問題列舉如下：

- 一、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師社群運作及學生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是否存在？
- 二、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師社群運作對學生學習成效是否有影響力？大小為何？
- 三、校長空間領導透過教師社群運作的中介作用，對學生學習成效產生正向影響的模式是否成立？

貳、相關文獻探討

以下茲就校長空間領導、教師社群運作與學生學習成效之意涵，以及三者之關聯性加以論述。

一、校長空間領導的意涵

隨著後工業時代的來臨，也代表了經由資訊及通訊科技超越時間、距離及文化提升學習的同時，更需要在領導、學習空間、組織架構及學校溝通空間之間進行轉